

全華叢書



金華叢書



宋學士全集卷之十

明宋濂撰

同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傳

太白丈人傳

文中子學既成慨然有濟蒼生之心欲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驗古建太平十二策與河東薛收西遊長安見隋君道經太白山息於灌木之陰有丈人自東來縕袍無表顏色腫噲肩負束芻去文中子靳十步弛擔箕踞而坐兩手搔爬眼視雲漢若四傍無一人者

搔已名指文中子謂收曰彼鳳頸龜背須垂至腰者
爲誰收對曰河汾王夫子也曰其王通耶曰然曰將
何之曰夫子憂世未治以策西見隋君耳丈人大笑
不止文中子異之乃握衣趨前揖而問曰丈人何哂
通也豈通未聞先王之道不足以咸和萬民乎丈人
曰不然也豈八殛之大利害如牛毛有非一士之舌
可盡乎丈人曰不然也豈上天未欲平治天下而下
民不當見大道之行乎丈人曰不然也曰三者旣非
敢問丈人所哂者何事耶丈人曰嘻何子愚之甚也

夫具人之體服人之服食人之粟脫使稍有知孰不欲堯舜君民哉是有道焉不可苟而就也文中子曰其道何如丈人曰道有三其上焉者燮和乾坤經緯星辰樞機四時輶轄五行執天之德以牖帝明以達帝聰然其自任以斯道之重非人君北面而事之不復輕出出則必爲帝者師若堯之君疇舜之務成昭禹之西王國是己其次焉者以六合爲一家以四海爲翰蕃以五嶽爲封鎮以元后爲父母以臣鄰爲伯仲以蒸庶爲赤子煦以深仁財以正義防以峻禮陶

以至樂威以嚴刑式以庶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然亦不輕於自試必待王者致敬盡誠而後起而佐之否則樂耕漁以終其身若成湯之伊尹周之太公望是已其下焉者彷徨局束呢訾栗斯不遠千里銜己求媚君門如天無路可陟俯伏闕下魄遁神疲闔隸見訶不敢出氣此不自重惜而徇時射利者之所爲若齊王之門操瑟而售者是已今子之西來也欲爲君疇務成昭西王國乎欲學伊尹太公望乎抑欲同售瑟於齊王之門者乎子須麋具在寧不知所自處

也且子獨不聞之三家之市有處子焉必待行媒始
相知名又必待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而後
始成昏不然是奔也雖國人皆知賤之矣子今負策
而干進恐與不待聘而奔者無大相遠也況隋君天
性沈猜不悅詩書廢棄學校殺戮元勛溺寵廢嫡惟
婦言是用惟刻薄毒痛之法是崇是嗜蕭牆之禍起
在旦夕子尙欲行王道乎言暴虐於湯武之世必見
誅談仁義於桀紂之朝必見黜何也時不同也子如
解吾言卽請東轅毋西向不然則子其行哉文中子

曰丈人之論至矣通何敢不敬承明訓然竊有疑焉
願丈人卒教之也昔孔子大聖也車轍環於諸國棲
棲遲遲如喪家之狗至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
圍於陳蔡而卒不悔者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今丈
人教通以不仕然則孔子不足法歟丈人曰是何言
與是何言與在孔子則無可無不可下孔子一等則
可其所可不可其不可子自視其孔子耶抑下孔子
一等者耶昔魯男子善學柳下惠者蓋以其不可而
學其可也予聞子嘗受書於李有學詩於夏璵問禮

於關子明正樂於僇汲考易於王仲華而其知顧出
魯男子下予竊爲子不取也夫不察時而冒進謂之
瞽施之不當其可謂之愚不度德量力而強行謂之
固枉己從人謂之賊淪溺偃回而弗止謂之淹瞽則
不達愚則不周固則不變賊則不正淹則不振是五
垢者子皆躬蹈之宜乎有疑於予予去子矣予去子
矣丈人言畢負芻而行文中子面如死灰遠望丈人
南行不見其背目猶不暫捨薛收進曰夫子何慕之
深耶收聞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奸言雖辯君子

不聽彼丈人不過姦言而辯者爾初未聞先王之道
夫子衝冒風露跋涉而至此終不因其說而中返乎
文中子遂行至隋隋君御太極殿文中子以太平十
二策上之隋君下公卿議公卿多不悅文中子退而
嘆曰丈人其至人哉於是賦東征之歌而歸著續經
數萬言君子曰甚哉出處之難也以河汾之賢操經
綸之具施之天下何不可者而丈人方詆其自售斷
斷不恕況其下者乎甚哉出處之難也

雜傳九首

有序

婺爲浙水東大郡自昔人物多出其中載諸史冊者旣或謬誤而不載者又將湮沒無聞濂竊病之欲分道學忠義孝友政事文學卓行隱逸貞節八類作先民傳以示鄉之來學桂苒沈痾竟不能遂志近幸少瘳因自劉滂而下得九人皆史官之所略者謾敘其大槩而附以贊辭俾侍史錄寘別稿俟他日書成卻隨類以附入焉傳直書名而不諱者蓋史法當爾也南山樵者宋濂自引

劉滂傳

劉滂字德霖武義人滂自少誦說能屈其師與浦江
梅執禮同游學人士多傾下之號東梅西劉中大觀
己丑進士第調新昌縣令縣在豫章山中俗嗜鬪令
到官輒移病去以他吏攝之滂臨以誠未幾稱治雖
傍邑訟不能決者乞從滂決之豪鄒氏橫里中挾貴
媼誣人死滂捕致械治之部使者爲請不聽卒傳以
法投豪于相州蔡京與滂祖爲布衣交滂至京師京
曰吾故人有孫耶除詳定敕令所刪定官欲挽滂爲
黨會常環書詩屏間京疑其訕己屬滂求其迹且遷

官滂笑曰此胡爲及我哉京聞之不悅滂亦拂衣去
坐是不調者十餘年靖康初詔除太常博士不拜建
炎中上問人才於近臣學士詹義給事中汪藻舍人
李公彥皆云滂可用用滂知建昌軍建昌舊守多懦
夫威權不立兵習悍驕邀求無度滂至一以法繩之
兵不勝其忿持戟入市掠人物卽拒者刺傷之滂捕
係追償兵遂爲變滂及母妻皆死時紹興甲寅七月
三日也滂卒時年五十六其妻湯氏侍姑側兵及身
猶不去竟遇害建昌人聞滂死皆慟哭失聲踰期父

老猶會佛祠哭之有欲絕者且千里以書弔其孤朝廷既誅始亂者復用御史言褒滂爲朝請大夫官其一子墉滂好學善屬文與人交終始如一聞有急傾財赴之居官嫉惡如仇毅然不可回奪以及於難云贊曰

劉氏初居七閩五代之季有汝明者遷永嘉之荆溪生四子焉孟與仲隨父居季移三衢幼曰器來徙武義滂之六世祖也荆溪之顯者則太常少卿安節給事中安上入河南從伊川程頤游所學甚粹人稱二

劉先生武義之顯者世有其人其登進士第則自滂始而通判楚州嘉成甌寧宰三傑繼之後來者復接踵而起多以善政聞歲時燕饗軒蓋繽紛青紫間錯當時以爲盛事然君子之論則在彼而不在此也

輦豐傳

輦豐字仲至其家鄆之濱城渡江卽所寓上斷爲武義人曾祖燾祖庭芝皆左承議郎庭芝世號山堂先生者也父瀟鄉貢進士前此科目相傳七世矣豐學敏而早成自童丱時前輩源緒古今音節事之因革

總統如注水千丈之壑迎前隨後宿艾駭服以爲積
數十年燈火勤力聚數十家師友講明猶不能到也
時新迪義理之學草茅士震於見聞多矜露忤狃至
他文史言論儒之藝業又昧陋顛倒莫知幅程獨豐
抑縱開闔條疏品彙應變不迫富若素有著之於文
無險怪華巧而以理屈人片辭半牘皆清朗得言外
趣尤工爲詩多至三千餘首淳熙辛丑以太學上舍
對策高第教授漢陽軍代還舊比皆自學入館有不
善之者讒授江東提刑司幹辦公事遭母喪免又授

浙東會改法本路人不許爲監司屬官遷幹辦福建
帥司公事以格知臨安縣政尙寬簡吏民信化刑罰
衰息會其友爲學官豐勸拔滯淹士坐此食宮觀祿
久之始提轄左藏庫復以宮觀罷己而又授宮觀而
豐死矣嘉定丁丑正月晦日也年七十豐旣挾奇才
人謂宜居館閣中祕不應徘徊下列日望其升益顛
仆不起故聞其死多傷之而龍泉葉適痛之尤深豐
性質易無岸谷然有以自負命雲侶月跨越汗漫浩
乎不可浼暇日輒載一壺獨行田野不問歧路抵暮